

駢

體

文

鈔

駢體文鈔卷二十七

設辭類

淳于髡諷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饌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容髡髻鞬鞞侍酒於前時賜
餘憑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
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與飲可五六斗徑醉
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
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
可八斗而醉二參日莫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
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
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
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
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
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碣石莫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東方曼倩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

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
 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
 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
 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
 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
 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
 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
 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
 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
 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
 覆盂天下均平台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
 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
 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

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幅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世會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戢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德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鶴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
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
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
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子哉若夫燕之用樂
毅秦之任李斯鄙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
必得功若止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
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
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鱗鱖之襲狗狐豚
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勵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生之功異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設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設何容易夫設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闕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設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瑯琊刻鏤之奸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阬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善則忤於邪主之心慝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

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
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
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
也故曰諉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損薦去几危坐而
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
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
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
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
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
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

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
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
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唯仰而泣下
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
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
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
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
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
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囿空虛鳳凰
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旣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
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

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揚子雲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
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
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
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
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
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
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
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
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貴
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
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
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
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頽頽而取
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
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鎔鉄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
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
皋陶戴緹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
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
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
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

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喋吟而笑唐舉故當
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
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
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干乘於陋巷或擁帚簪而先
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誅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步
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
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
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交交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
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

默然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鷓鴣而笑鳳凰執蠖蜒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遭俞跗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翁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鎖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

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設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雷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膽智故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驟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賢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闕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厯覽者茲年矣而殊不

寤賈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王廼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虜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戡膠葛騰九閩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唯嶢則不能滂瀚雲而散歆然足以必犧氏之作易也懸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

之目辭之行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
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榆六莖發
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
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
鐘竈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
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班孟堅賓戲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
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
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
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
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
盛功不得背時而特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

曠業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滄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貌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擿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竅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雪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掬朽

摩鈍鈇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
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台之律度淫繩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移風易俗
乖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
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
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
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頽福不盈背禍溢於世
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
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其身
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
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
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
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其流沐浴玄德稟仰太蘇枝附
葉著鬱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
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
皇代而論戰國矧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秦
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
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
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
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
望兆動於渭濱齊竊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
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
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
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
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實

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
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
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
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
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神
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
蛤乎厯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
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媿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
忽荒而矇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
而後貴者和陶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
牙曠清耳於管絃難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
輪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干鈞和鵲
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

密爾白娛於斯文

張平子應問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是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要利而富貴萃之貴呂行令富呂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呂大業質呂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呂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呂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治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呂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

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耶
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
其機而鈔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
若卑體屈已美言呂相尅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
後勲雪前吝蜂悞不柔呂意誰斬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
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
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
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
倘而不思跼身呂徽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
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
饌餽猶不屑餐旌譽呂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
辭孟軻呂之士或解襁褓而襲黼黻或委甬築而據文軒
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一元初

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
 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
 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爲亂德人神
 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
 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茲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
 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
 以人該之夫亥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泥
 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呂尹天下懼教誨
 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呂俟來辟耻一
 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
 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絕而秦伯退師魯
 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
 說夫咸呂得人爲臬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

踞洗曰對腳生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隨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鴉火棲寒冰沍而龜鼈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其劑若修成之不暇尙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廢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呂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呂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曰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曰歛肩雖有犀舟勁機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呂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昏居下位

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平
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
固孤是求子憂朱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
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蠹龍附鴟悲爾先笑
而後號也斐豹曰斃腎燔書禮至曰掖國作銘弦高曰牛
餽退敵墨翟曰縈帶全城貫高曰端辭顯義蘇武曰禿節
效貞蒲且曰飛翮逞巧詹何曰沈鉤致精奕秋曰綦局取
譽王豹曰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
彼數子慙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
朝隱乎柱史且韞櫝曰待價踵顏氏曰行止曾不嫌夫晉
楚敢告誠於知己

崔亭伯達旨

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

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呂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呂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呂答焉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情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呂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厯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頽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呂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呂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呂恢儒疏軒冕呂崇賢率敦德呂厲忠孝揚茂化呂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鏤鄒於明智不呂此時攀台階闢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

或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
胡爲熙熙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
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
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尙矣赫胥
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
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
或掩目而淵潛或盪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
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
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
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
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
俗急斯時也昔堯舍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
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

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當其有事則裘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曰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曰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尙父之厲伊臯不能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曰道

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呂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
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呂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
攫處叫呼銜鸞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呂
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呂狗已汗血競時利合
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
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
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
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呂安行俟性
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谷口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
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
於栢舉魯連辯言呂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呂
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哀見廉於壺殮宣孟收德於束
脯吳札結信於丕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穀

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
序

蔡伯喈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益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
曰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
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
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
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
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真包括無外
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
序羹倫埽六合之穢懸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
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然而無聞小子惑焉是曰有云方
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宏者建宰

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
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
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
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皙之害專必成之功而
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
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
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
呂降天綱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
霧散雲披變詐乖詭呂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設
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
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呂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
幹而枯女冶容而浣土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

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葺其
家是故天地否間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偶耕顏歎抱
璞蓬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
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至則黃
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鞋寶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露
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
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絕地之基皇道
惟融帝猷顯平氏泯度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
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
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紼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
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璫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鼓
者淇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兪狃攘而吉甫宴
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

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呂步綽有餘裕
夫世臣門子暫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鷹從容爵
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圜不足呂
喻其便遠巡放縱不足呂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
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
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
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狗財夸者死權瞻仰
此事體躁心煩閻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
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
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
襲軌而駑曾不鑒禍呂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
地厚跼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
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曲

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賁匹夫曰清宇宙庸可
呂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爇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且
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
侯王肅則月側匿是呂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
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
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
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
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
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呂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
有若乃丁于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闔乘天衢擁華蓋
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
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
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

侯命不斃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
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
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伍氏興政於巧工
造父登御於驥驪非子享土於譚圍狼暉取右於禽囚弓
父畢精於筋角伏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
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宏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
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
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
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
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東廣微玄居釋

東暫問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哈含毫散藻考
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益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

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
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
已伸道不耻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
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
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凝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
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
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閭辭價泥蟠深處永戢
琳琅之耀匿蝨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邴有道而反
竊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
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袂袴之童東野遺白
顛之叟蓋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鷓首以涉洪流蹈翠雲
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徒屈蟠於埴井眄天路而不
游學既種而身困夫何爲乎秘工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

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
蓋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澗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
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桎儒學自桎困大道于環堵苦形
骸于蓬室豈若託身權威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
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大階平贊五教
而玉繩直執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
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
志昔元一旣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
蠖蛄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盟榮以巖
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
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
巢繇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
舉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人爲羣而耻爲七人之疇乎且

道睽而通志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
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
難自託禍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魏峩之宮夕墜崢嶸之
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
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汗或不食其祿比從政
於匣筭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
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
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蹙纓之請上下
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
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
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
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
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

立千木卧而秦師還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
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
天所授烏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之貧
而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
躬則詹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
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
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
且世以太虛爲興玄鑑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
室榮利不擾其覺躬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
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邱園背
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皇甫士安釋勸論

設論諸篇類懷不遇之感獨士安以不應辟召恐見逼

迫故其情危其辭婉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秦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應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嘆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寶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尙當容之况余賢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愿者過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

客曰蓋開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鐘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于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諤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于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旣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蹙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毋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今王命

切至委慮有司上招連主之累下至駭衆之疑達者貴同
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
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逖逖邱園
不晚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
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
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供範副聖朝
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
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至化堯舜之
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叙彛倫存則鼎
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麟
辭容服之光粲抱笑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
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
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

之無外也故曰天元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
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
元氣渾蒸衆品仰化誕洞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邱
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
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
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蘓子出而
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
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
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
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
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
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
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

混混若元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
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閎
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瓊瓊
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遜者無所迫故曰一明
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
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遜
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於西鄰顏氏安
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
諡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
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
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
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
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

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邱明別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嘆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狗命于齊王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秘于漢皇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平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夏侯孝若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

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生之言入闔闔躡丹堦柴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離容藝文駘盪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已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賈抱關之繇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竇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躩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

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
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亦二三公之蔽
賢也竇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
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
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黍在敝室也敢布其腹
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
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
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
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
羣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
者則謂之欲道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

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藝
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
問東野之鄙人頑直乏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
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妍嘔喁辯佞隨羣
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
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
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
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
境海內無虞萬國元靜九夷之從至化猶洪聲之收清響
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
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
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
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

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
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
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糞盈掃除之
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
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
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整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
使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
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
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
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
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
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
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

世臣之肩宏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
詁訓傳詩書講籀墨說元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
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
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
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
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
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
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
啻桓文之勲抵批管仲蹉疇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
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元白冲虛仡爾養眞
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
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躡躡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
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踰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

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
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
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
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懷袂奮氣發謀
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即署約志勤卑不
亦贏哉且伊尹之于成湯竇戚之迕桓公或投已鼎俎或
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人殷王義感齊侯
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竇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
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
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
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驎驪驪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鴛鴦
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

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朝堂荅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銜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尙隱遊以徼文傳說操築以寤王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坐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元伯玉和柔於卷懷柳惠三緇於土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高塵

合河蕭氏
家譜

駢體文鈔卷二十八

七類

枚叔七發八首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億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

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臙醲醲肥厚衣裳則雜遘曼煖煒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

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廢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
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臙命曰腐腸之藥今
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
越女待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醢縱恣於曲房隱閭之中此
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
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尙何及哉今如太子之
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聞強識承問語事變度易意常無
離側以爲羽翼淹沉之樂活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
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
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
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
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

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鷓鴣黃鸝鳴焉暮則鷓鴣迷鳥宿焉獨鶴晨號乎其上鴟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蟻聞之怵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于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犒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旨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

歌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代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素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元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澗章白鷺孔雀鸚鵡鵝鷓鴣鸚鵡翠翬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浪濤壽蓼蔓草芳谷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

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
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
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
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微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
傅子之徒雜裾垂髻目窈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
蘭澤熾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
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壯駿之乘右
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
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
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惜
鷲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麇兔蹈踐麋鹿汗流沫陸
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

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矜懾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及磴磴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炮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卽

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馭者所技擢者所揚汨者所溫沒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倂兮儻兮浩漭漭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覽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類濯髮齒掄弃恬怠輸寫澗濁兮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誓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

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淇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
浩浩澹澹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
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
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活蛭前後絡繹顛顛叩叩捭捭
疆疆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勾磔軋盤涌
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律
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
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芟軫谷分迴翔青
篋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簪扶
柔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震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
混混庵庵聲如雷鼓發怒崖沓清升踰跽侯波奮振合戰
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
涌雲亂蕩取南山肯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

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節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
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
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此天下惟異詭觀也太子能
彊起觀之乎太子口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
墨翟便蜎詹何之流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
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
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
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曹子建七啓八首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
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元微子隱居太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

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
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
之輿經迺漠出幽墟入乎泱泱之野遂屈元微子之所居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
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
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
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子聞君子不遜俗而
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
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
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元微子俯而應之曰
諱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
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
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

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宏麗願聞之乎元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元熊素膚肥秦臙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殼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及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臙江東之潛鼈騰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旣醇元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旣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

元微子日子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彤以翠綠綴以
驪龍之珠錯以金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
水不漸及九梳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
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紗縠
之裳金華之鳥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緹佩綢繆
或彤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耀南威
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
之乎元微子日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
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苑虹之長綫抗招搖之華
旌捷忘歸之矢乘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
道風於是碓填谷塞榛藪平夷綠山置置彌野張罟下無

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
丹旗耀野戈及皓旰文狐揜狡兔捎鷓鷯拂振鷺當軌
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
動觸飛鋒舉挂輕督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
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時闕
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疇
生抽豹尾分裂羆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
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翻成雲於是賊鐘
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網罷獠迴邁駿驟齊驥揚鬣飛沫
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元微子曰子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
立觀彤軒紫柱文檉華梁綺井含葩金犀玉箱溫房則冬

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陞陵虛覩眺流星
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
異形般輪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
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
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
發樵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
然後采菱花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覲游
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遺芳烈而靖步
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
佩蘭蕙兮爲誰修燕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
從我而居之乎元微子曰子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旣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
將有才人妙伎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

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篴右笙鐘鼓俱振簫管
齊鳴然後妓人乃被文韞之華袿振輕綺之飄緜戴金搖
之熠耀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耀飛文歷盤鼓煥續紛長
裾隨風悲歌入雲躡捷若飛蹈虛遠蹠凌躍超驤蜿蟺揮
霍翔爾鴻濤濺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
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撓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溲白
日西頽散樂變飾微步中闈元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
拂蘭澤形媵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
攜手同行踐飛除卽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唇發清商
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
從我而游之乎元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
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

叙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懾萬
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元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
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疇乃上古之俊
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
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
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元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
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元化
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平於
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
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
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
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

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
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
際然主上猶以沉思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
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竊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
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元微子
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
攬子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
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張景揚七命八首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
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
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敕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轆流霜凌
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堦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

復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冲
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元溟海渾濩涌其後
嶮谷嶮嶮張其前尋竹疎莖蔭其壑百籟羣鳴壘其山衝
颺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於是登絕巘溯長風陳辯惑
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
遺身而匿迹生必擢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今
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
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萍短羽之棲翳蒼今將
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
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歎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
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
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餘據蒼岑而孤

生旣乃瓊巘嶮峻金岸岬岬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陵
虛之巢下無跖竇之蹊搖剛峻挺茗邈茗曉晞三春之滋
露迥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旣繁而後
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翦蕤賓之陽柯剖
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
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啟
中黃之少宮發葍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釁暄氣初收飛
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
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
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蕤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煢殘爲
之擗摺孀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
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子病
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蔥應門八
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爾乃曉榭迎
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陸陵山望
玉繩而結極承倒影而開軒蘋素炳煥粉楸嵯峨陰蚪負
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
殿疊起交綺對視幽堂畫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
蠖動而生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
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
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蔬俯采朝蘭逆
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池潛鯁駭
驚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
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掛雲和淵客唱
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臨芳

洲兮拔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
蓋燕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
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
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
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鷲唐公之驪
駟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羃張修毘陵
黃芩挂青巒畫長螿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旣乃內無疏
蹊外無漏跡叩鉦數枝舉麾旌獲殼金機馳鳴鏑翦剛豪
落勁翻車騎競驚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
飛形移景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
有圖文之狎斑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睨口鼓霜及足
撥飛鋒甌林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蹙

馬二十一
封豨僨馮豕拉魃魍挫獬廌句爪摧鋸牙掉瀾漫狼藉傾
榛倒壑殞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徹
園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
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
谿谷厭芳烟歡極樂彈迴節而旋此亦田遊之壯觀子豈
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
頭鑊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
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
雪霜鋸水凝冰又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
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翻
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
方爲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

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昨關黑照元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

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
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露鶴霜鷄黃雀園菜星
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蹠翰音之跖鷲髀猩脣髦殘象白靈
淵之龜萊黃之貽丹穴之鷄元豹之胎燁以秋橙黏以春
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頰
尾丹鰓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飛霜鏹紅肌綺散素膚雪
落婁子之蒙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
闕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棗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
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
涕飛華萍接元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
漚千日罇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神人之所歆羨觀聽
之所煒燁也子豈能疆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
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

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
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
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
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於雲官
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寧丹冥投烽青
微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羣萌反素時
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耻危冠之飾輿臺笑短
後之服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元齡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
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
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
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
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煴天地交

秦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出於百
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
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
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
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蒨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及駿
足旣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
風載躋時聖道淳舉實爲秋摛藻爲春下有可封之民上
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何仲言七召

假是先生負茲勁挺狀羣飛之喪侶似獨行之迷逕神忽
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鑿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
至乃冬霰積庭空靡人聲春花滿野地無行者園堵常閑
曲突無烟同生芻之暫有其死灰之曠然篤論公子聞而

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耻命徒御以絡繹將有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乃踰汗漫入蒙龍至深潭之澳溟有同室之穹崇居隱磷而出沒望嶽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含響地不寒而蕭瑟日無雲而曠朗于是整容投刺屣屣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爲娛處貧賤而不忤欲擯實於孤介乃貽譏乎隕穫至乃喀喀死于道邊齎齎填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刻鵠身旣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于帶索豈知命于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道足下以衛生之秘術怡神之妙道譬愈疫于寒植同啓尸于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爲之生已逼無益之慮常勞若見明于礙滯幸求救于盲

膏

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啟激洛開渠疏山抗陸延表水
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
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屈曲以
交耳網戶周流以重積旣陰岑而影響亦叫嘯而廻易沙
板金鋪紫柱玉鳥焯煌煥麗硃碯搏敞圖雲霧之蔽虧狀
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綴恒響蟬蛸動而晝喧熠燿飛
而夜朗旣臨下以寥沉亦憑高而泱泱聞疾雷於階陛弄
弄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連閣南注長廊綺
疏交映鏤檻相望燕飛蓮井日照杏梁陽鳥騫其將動雲
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崇壤擬崑閩之巖峒比
滄溟之瀆瀆其中則有桂宮栢寢吳臺栢館複道耿介而
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虬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

草奇色嘉樹珍名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
英翫奇花之春滿摘甘實于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
從我而爲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弊於部家
且自安乎容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果千珍熊蹯虎
掌雞跖猩脣鰭魚兩味元犀五肉拾卵鳳巢剖胎豹腹三
臠甘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河鹽蜀
薑劑水火而調和糝蘇菽以芬芳崖脯追復而不盡瀆魚
稍割其無傷龜羹流歛蚺醬先嘗鱸温湖之美蚶切丙穴
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及飛揚輕同曳蠶白似飛霜蔗有盈
丈之名桃表兼金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鉅野所出衡
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柰湘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
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竝抗吻以除煩亦咀牙

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印玉機星稀蘭英縹潤既
夷志於坎壈亦忘懷於鄙悵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子
而共進先生曰不貴媮食寧甘醇酒旣深悟於腐腸豈自
迷於爽口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
之妖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輦於朱
里經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呈皓腕乎輕紗臨池正
領拂鏡看花觀堵牆以厖沓傾城國以諠譁墨欲歸而抽
軫惠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
動性靈感召擊哀響則春臺之人悵焉而雪泣起歡情則
崩城之婦媯然而微笑解谷調鳳之竹龍門獨鶴之柯綠
珠絳樹朱子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過問洞房以命賞召
才人而合宴舉輕慢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珍象簟

展羅薦聽促柱之方調聞簧聲之始轉步想象以顛足腕
蹠連而拂面托斜視於遺簪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
邁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生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距豨
之長燼燭羽帷而動爛薰蕙帳而微烟願橫施以自昵脫
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
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殺
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漂汗
揮雨起渥洼流頰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赴犇星於欲
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誼而振地烝徒駭而聒天割
玉之刀飲石之箭置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其三面犬號驪
蜻鷹名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迴超危衝林跋援草

隨足起山從眼轉跨攝岡澗電舉陵阪鳥不及飛獸不遑
伏旣前羈而後掎亦左排而右蹴蹠實駭而自救騰虛亂
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暗目傍窮刼削勢極搜
求文皮坐裂臙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
遠豕拉齒而夷猶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
而跼墮援抱木而嗽啁笑楚王之雲夢耻漢帝之中流此
武才之矯猛豈能從我而畋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
勇幸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跋烏始照宮槐邊而欲舒顧兔纒滿庭英紛而就
落譬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託擾擾摩肩鞦韆方駕立
休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而前
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化若夫洗
精服食慕道仙遊尋玉座於萬里守金竈於千年三尸可

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元若乃壁上真辭枕中秘
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旣變醜以成妍亦反老而爲少虬
駕天矯而出沒霓裳蠟沓而容與接鵠馭於後乘追鳳簫
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微而襲宇瞰芝闕以窈窕見
玉臺之相拒蓋排烟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
濱逢弄珠於漢渚薄遊元圃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
玉女於僊車澗採兮危實苑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
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指中嶽以爲家此神僊之恍
惚豈從我而獨邪先生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
未嘗留意於死生豈稍論於椿菌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
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構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
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旣待問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

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竝接祗以聞道俱
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慾橫經者比肩擁箒者繼
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湊其衣冠五陵窮
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
蛤珪璧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爲寶人無學而稱賢蓋
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響似鐘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
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
斯道之爲曠耻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邃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
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
府孔修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掎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
於昔談昧且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泱泱大典道
含宏而廣被澤汪濊而傍闡採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

善事在微而畢照物無憂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
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塵觀勝殘於朞月見成俗於浹辰含
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隸野靡狼顧之
民樵者目金而知耻耕夫讓畔以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
粟陸之能鄰壁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竒士輻
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致命大小之獄無冤民翺飛之動
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
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歛關候海水
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磊柯而相尋地符
氛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翫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
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
乃亭毒不疵合天地而竝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
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犇走而

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
無礙於胸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
之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郢
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摠志無時而可卷邦
有道而宜舒敢以殘智請從後車

梁簡文帝七勵

藏名外臣體道好異遁跡埋影刻心人事任性于蓼水之
側放心于自得之場情苞六合德貫九方巖栖谷餘絕際
濠梁於是寂鏡公子聞而往說乃飛車翠蓋翔駕絳螭丹
旌風轉碧幔雪移映玉軼之綺靡照銀車之陸離經九嶠
之復阻歷五曲之巖危路入閩風道經通谷橋塗泱泱路
林蕭肅石磴穹窿松關重複羊腸望斷遠路迂餘攀林稅
駕乃遇藏名之所居其居則蘚苔沒砌幄葉斜林千峰杳

頂萬似懸深南危碧流北障芳林左縈重陸右背高岑煙霞罩日石澗籠陰聲諧百籟響弄千禽寂鏡公子曰蓋聞智者不懷道沒志遺俗埋名迷邦碎寶却粒辭榮今欲說子以默語之述寧欲聞乎藏名曰僕雖幽栖遠紆名德寧忘潔己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託體實寄閑宮跨危樓于插漢挂日景於迎風玩靈華於仙掌度窈窕于飛虹金枝照曜玉璧玲瓏文窗洞右飛閣陵東桂柱通光雄梁亘日璧鏡鈕懸抽荷井出中宿綿延長廊周密青錢碧影金墀玉律冬閨溫煦夏室含霜圖以珍怪畫以禎祥瓊茅秋藹綠蕙春香植宜男於粉閣樹君子于椒房迴風烟于璇題垂珠幾于玉箱文魚水宿錦鳥雲翔乃登陟游踐望遠通疎擢素藕于石鏡攀蔓草于康衢若荆山之琢玉似隨水之弄珠若斯宮

之閑麗子能與我而共居外臣曰僕游心蓬葦未暇斯處
公子曰夫靚妝嚴服託體必嘉五絲擅美獨壘稱華組帷
粲綵縱服含葩丹墀聚葉縷檻飛花至如稷下綵掖泗上
章甫雉緝霜鮮秦絲園縷鳳色龍分鴛文鵠聚瑠紛瑤席
綺飾瓊珮齊都滑石南海瑋瑁散似綴珠離如並績蜘蛛
弄巧越女調樞夏則桃笙竹席冬則青筩金鬚溫麗瓊臺
密華承寢當戶之穀大文之錦華蒲荀之綺衾麗芬若之
丹枕金蘇翠帷玉案象牀子能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
索披裘自得山性雕章麗服未敢攸同

公子曰五飴調神三芝輔性用康仁壽以宏貞正乃使有
伊之徒調嘗鼎味九州珍雜八方豐貴名兼天地之聲穀
竭山海之味蟬鳴秋稻鸞頷玉精離紅之膾芍藥之羹蒙
山擅重灌水傳聲桂蠹石瓊龍胎鳳肺四膳八珍五肉七

菜鼎似穀雜切均鮮繪色若紫蘭紛如紅綵若乃越梅
實楚醴方添陳晨鳧之美味薦雋鷲之肥甜洗以三危之
露水調以大夏之香鹽霜薤沸烈露葵繁舒芳菰之菜白
霜之茹澄瓊漿之素色雜金筍之甘殖素醪浮氣鄙醪凝
清獻三爵之踰雅等千日之芳醴酌玉斗之英麗照銀杯
之輕蟻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從我而享之乎外臣曰藜
藿可膳薇蕨堪飡五味口爽寧假玉盤

公子曰若夫鈞臺之樂葛天之歌飛七盤之妙節動六變
之清和綠綺麗琴丹山寶瑟縷器倕雕孤枝伶律奏白雪
之楚絳陳亭席之吳疾躍鳥追飛潛魚伴出將使漸離擊
筑雍門鼓琴鳴繞梁之妙響發愁眉之清音至如五陵金
穴六郡豪家表流歌于東夏出秘舞于京華金鈿設翠步
搖藏花遙同暮雨逼似朝霞髮鬢如點纖腰成削玉齒笑

容紅妝綺約疾趨巧步霧袖芬披舒蛾眉之窈窕委弱骨
之逶迤載金翠之婉嬋珥瑤璫之陸離芬芳于梧春之苑
灼爍于長洲之中于時斜光西委薄霧舒紅隋珠照影羅
衣從風觀者方堤觀者盈淇令二鷺之綴翼使八鶴之增
悲明君爲之歛泣西施爲之解眉于是蘭闥寂晚曲韻相
和對輕風之落景望明月以清歌歌曰酣醕半兮樂旣陳
長歌促節綺羅人拂鏡弄影情未極迴簪轉笑思自親此
亦聲音之盡妙子能從我而聽之乎外臣曰淫聲亂耳未
足入聽方追山壑永弄清泉

公子曰夫心游百氏理奧六經樞機性道陰陽窅冥昭玉
牒于年史覽石記而照情若夫鄒枚上客揚馬後人揮金
入趙易服歸秦賣舌彈劍買義追仁商椎萬古弋釣陶甄
池中水黑席上稱珍判二氣之氤氳辨六爻之終始鳥變

龍工鳳書雲紀辭宏入索辨崇三耳至如范睢折脇豫讓
拉齒禮竭忠心報深國士碎玉爭城藏圖解劍見碣石之
金堤望楚都之揚壑美陳平之反間揖子房之智謀想秦
君之傳器仁漢后之解裘此亦天下之奧籍得性之林圃
子能同覽悅目以齊此心外臣于是色動清顏頓解高意
曰僕雖野陋頗悅帶經但負薪多疾未甘斯說

公子曰夫氛氳構象純雜不同其工折柱雖播英風自古
而然曾何足道但吹沙役寇抑自羲年吐霧藏妖聞之堯
日至于今者昌運天啓握厯寶年風猷駕層漢道德漏重
泉至如元蹄外境紫舌頑人悖而無禮不沫皇仁于是騰
三泉之宵漫載五旗之飄揚引玉車於西隴鳴金鼓于北
邙拭龍泉之雄劍瑩魏國之寶刀鈎踰巨闕利擬豪曹至
如牽鈎壯氣斗膽豪心綠腰白玉帶珮黃金酬恩報死剋

遠長岑駉襲白燕耀躍青離五玉察善十相無遺連腰錦
帶半足塵飛標威于雁門之境振旅于龍突之鄉若乃驚
沙絕岸苦霧綿長秋河曉碧落蕙山黃紅顏改素元鬢斑
霜征夫抵掌而飲膳壯士憤氣而沸腸迴雲鳥之密陣背
却月而相望旗纒轉而漂杵鋒未至而驂傷前鋒紛其易
幟後騎決其沙囊何湯雪之能比豈拾塵之可方于是呼
韓頓顙龜茲銜璧羊牽旣袒熊山已積九截同文入極齋
軌帝曰念功班茅賜履青紫如拾賞歸詔美此天下之壯
績子能從我而效之乎外臣曰葛伯不祀雖聞湯誥野叟
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堯舜垂拱煥彼前聞今惟聖歷萬代一君璧儀照
氣玉井珠分德合天地道方華勳滄海碧徹黃河黛文愛
人育德澤等春雲宣尼茂典周姬禮容黃裳進士清襟俊

童邦知改俗國化移風賣藥無藏名之老河濱無洗耳之
翁德星夜映慶雲書色異草雙條靈禽比翼狐尾旣九茅
脊復三金船漾寶銀甕呈甘康歌壤笑悅禮樞談隆周謝
德盛漢知慚慈照無礙化湛靈覺散滴宏淳拯澆敦朴國
被仁壽家欣教學三明鑿道六度宏風出塵照苦入冥觀
空善識無盡因性必通天不愛寶地不隱瑞百神受職三
苗奉義石策紫泥繩金玉刺或託諷梁甫權臥德而龍盤
或織箔渭濱耻藏名而鳳跂于是露點飴蜜溜泓澄于玉
掌雲垂五采覆旖旎于仙樓漾醴泉于浪井拂垂揚于御
溝或聯七葉一姓五侯外臣于是觀色內動神貌外移怒
正山中而言曰益聞幽居獨善見譏往聖儻不遺矇叟亦
願順來命

合河蕭氏
列粹家譜